禮部志稿

五三

禮部志稿卷九十七

明 俞汝楫 編

擬典備考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疏

萬歷二十年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題為修舉陵廟曠儀以光先德以垂典制事切惟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典祀典之起實繇於人心故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皆祀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矧事關陵廟情屬親
親在列聖容有欲為之志而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
臣所議於今日有二一曰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曰景帝
之廟號宜尊洪惟太祖開基成祖定鼎列聖神功巍巍
莫尚矣然自太祖以後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
有建文君在乎既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於今祭
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欷歔嘆息臣嘗儆往牒當
建文君沒成祖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

之禮遣官致祭當其時固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令甲所載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豈成祖許之於先而所司顧廢之後耶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王有功德於民者除歲廟時祭外間遣官祀於其陵而矧稱帝建號接臨臣民至四五年首為一代嗣統之正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皇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於其鄉邇又允言官之奏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䘏録而為之君者反不得一坏之

土一勺之水宜天下人心惋然而深悲也似宜勑下所司即其原葬處所立爲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謚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成祖時既葬以天子之禮必宜享天子之祭既享天子之祭自當復其有天子之號詎特天下之心固亦成祖之心也而何顧忌之有與至於景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國家岌岌乎幾不可保景皇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任忠良克戡禍亂卒

至鑾輿反正宗社寧謐聖子神孫所以晏安坐享全盛之業者景帝之力豈可誣哉迨升遐之日謚號葬祭率從貶損蓋一時軒輊之勢則然而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憲宗純皇帝時特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先靈顯赫亦既足以述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未加陵制有儉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沒宜享天下之號而物故未彰其於國制終屬缺典臣等待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祭題請祭祀其遣官

行禮諸陵皆同固未有隆殺也即如前歲駕幸山陵行
春祀禮臣叅扈從之列見我皇上於景帝陵躬為致祭
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同而其制與諸陵異雖致祭
於陵而不得祔祭於廟仰窺聖衷當必有缺然於茲者
矣似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謚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
陵制隘陋尤須亟為恢改如似逼近恭讓皇后陵勢難
展拓第就其殿廡門垣等項稍加穹廣仍量陪寶城增
建明樓以稱帝者藏衣冠之地至於恭讓太后陵亦宜

一體修治俾得藹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没世之德其於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皆有光矣

景廟議

成化二年五月湖廣荊門州學訓導高瑶上言正統已巳之變先帝既巳北狩皇上方在東宮寇騎薄於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繇而平黠寇何繇而服鑾輿何繇而還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年穀屢豐元元樂業其功不小迨夫先帝復辟其貪

天之功以為巳力者遂加厚謚使不得正其終節惠隮祀未稱典禮人心猶鬱天意可知昔周公有身代武王之功及三叔流言避位居東致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成王警悟遂親迎之出郊反風感應如響今者災異迭興無乃天之動威亦以彰郕王之功與伏望皇上特勑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則倫紀以厚而天心可回矣事下禮部議之禮部等衙門會議訓導高瑤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謂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

具在實録具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春坊
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為皇太
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為
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
正月英宗睿皇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
復景泰為郕王詔告天下永為遵守然後人倫正天理
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高瑶建言乃欲加郕王廟號臣
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

曾未半月羣臣又立一親王為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為哉此景泰三年皇太子之廢有繇然也在當時雖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然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雖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然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而不敢耳凡若此者皇太子為君親王為臣天經地義民㸃物則截然一定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畧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取

自上裁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先帝明並於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誤聽高瑤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焉必將遷啓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焉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焉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焉且高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為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古之聖賢經史具在魯隱公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

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正大倫也郕王之即位內承國於何君上稟命於何王不過羣臣扳已而立為遂立爾律之隱公允合無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為漢某帝更始既廢未聞復為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君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為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

為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史
為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郕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先帝
復位却乃率領羣臣進本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
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
功先帝終無出路矣但此迎駕之人又皆貪圖富貴之
小人既効微勞氣盈志滿驕奢淫佚靡所不為是故高
爵厚禄封公封侯所以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
也嚴刑峻法或斬或流所以誅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

罪也今流言國中必曰先帝怒此諸人迎駕而罪之則萬無此理而不足信矣陛下即位之初首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仍復舊職內閣辦事然後欣然自以為得計又皆私竊歎慕希求進用矣彼小人者但欲得官於己豈顧貽患於人臣以謂高瑶此舉非欲尊禮郕王也特為羣邪進用之階也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疏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觀之以為口實而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

猶欲煩陛下之聽哉疏入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
意豈臣下所當言顯是獻諂希恩俱不必行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録疏

禮部尚書沈鯉題為循史職修缺典以昭祖宗心事以
隆繼述大孝事該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奏稱建文年號
已奉革除景泰事蹟仍為附録均於信史真要乞聖衷
裁斷復建文位號仍將四年事蹟修輯為録景泰則自
為一録削去郕戾舊名各一節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

臣等看得人君有位號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實録此
春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無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予
奪其間者我朝自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玉室之藏
具在乃建文以革除而槩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並系
英宗則皆為我朝闕典矣臣等請先述二事大畧而後
及所以當正之故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在位懿
文太子先薨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建文
者太祖之嫡孫也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難登極乃

削去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修高廟實録遂將
四年實歷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畧也正統十
四年北敵入犯英宗睿皇帝躬馭六師自行天討至土
木北狩景皇帝時為郕王奉皇太后命監國旋正大位
次年八月恭遇英廟迴鑾後七年復辟是為天順元年
其時奸臣石亨輩奏將景皇帝廢為郕王加謚曰戾成
化元年修英廟實録遂以景泰七年事蹟附於正統之
後天順之前注曰郕戾附至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

純皇帝追體英宗本意始勅廷臣復景帝位號上恭仁康定尊謚改修陵寢無所不用其情惟景泰七年事蹟原附英廟實録者仍稱郕戾王此則附録之大畧也嗣是以來朝野公議非不昭然而修遺舉墜獨未之聞者則有繇矣蓋郕戾附録纂修在成化元年位號之復在成化十一年也當時惟以復位號為重而實録之改與不改以為往事歷數十年竟無與言及之者乃因循以至於今非為其不可而遂已之也矣憲廟追尊之舉為

帝王盛德之冠乃獨於附録一節不行釐正於推廣德
意毋乃有闕乎不知位號既復則實録自當改正許其
大不許其細是未體夫憲廟之心而已矣建文年號在
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然
猶稱為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是在成祖親親之心亦必
有不忍絶者而一時宣力歸命諸臣故務張功伐或苟
存形迹遂賛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成祖之心耳夫
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駿烈宏功纘承高廟正使年

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為揜諱若此且天下後世各有
耳目安可盡泯稗官野史各有紀載安可盡革此不但
無益於事適足示人以疑耳故議復革除者非為建文
為成祖也議更附録者非為景帝為英宗也方今聖明
在上修遺舉墜以弘先德正此其時臣等不敢為更張
之議惟以附録改正不過將英廟實録於正統以後天
順以前摘中間七年事蹟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録
無相混淆如斯而已至於建文位號詔書中原無降削

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惟於高廟實録中摘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事蹟復稱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號傳信萬世如斯而已以我太祖甫定天下即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謚其主為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心同符太祖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也元主可謚何忍沒其號於建文元史可修何可闕其録於景泰且景帝之位號既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

卹録而況其君乎況其為太祖之胄乎慰祖宗在天之
靈伸寃海久抑之意彰微顯闡幽之烈寓興滅繼絶之
仁斯舉也實聖主德政之第一事也獨可稱昭代之信史
而已耶伏候聖明裁定惟復勑下多官虚心會議題請
定奪等因奉聖旨景皇帝位號已復實録候纂修改正
建文年號罷
表章忠義
請卹靖難忠臣

弘治四年兵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太宗皇帝奉天靖難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黃子澄鄒公瑾魏公冕顏瓌齊泰諸人伏節以死然至今未及褒表似為闕典因言太宗之奉天靖難乃武王之心孝孺諸人之伏節死義則夷齊之志二者固並行而不相背況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於孝孺公瑾諸人之事俱嘗明著詔書稱其忠義還其子孫俾不失所後至宣宗皇帝之世凡諸忠義亦以漸推舉今天下之人景仰諸賢之忠義如彼

而感嘆三宗之明識遠度如此伏乞賜之爵謚崇以廟
祀録其子孫復其族屬以勵士夫之節慰忠義之靈命
下其奏於禮部

改定歴法

改定歴晷刻

景泰二年詔更定大統歴晷刻先是天文生馬軾乞改
大統歴晝夜時刻命禮部會官議欽天監監正許惇等
奏正統間監正彭德清於觀象臺測驗以北京較之南

京北極出地上高三度南極入地下低三度冬至晝短三刻夏至晝長三刻遂一考究奏準改入大統歷內永為定式輒起自軍匠不諳歷數妄以己意要改舊制所言難允帝曰歷雖造於京都而太陽出入度數則當以四方之中為準則是以堯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測驗於四方以定四時之中今京師觀象臺在堯幽都之地太陽出入度數其可以為準乎今後造歷宜悉照洪武永樂間舊式

請改歷法

成化十七年直隸真定縣儒學教諭俞正巳以上言歷法為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所劾命錦衣衛執治之正巳言歷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歷法失傳漢唐以來造歷者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謬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列聖相繼於前代宿弊一掃無餘但於歷法之差未曾改正臣切以經傳所載日月天行之常度本歷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

之以驗今歷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
巳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
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
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於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
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
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一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勑該
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歷頒布天下詔以歷
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

洪謨等會欽天監掌監事太常寺卿童軒集歷科官生與正已叅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歷法俱各有差曾不知歷代以來歷官考之象緯驗之晷影隨時修改以與天合則雖當差而可使無差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有旨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歷數錦衣衛其執治之既而軒亦奏云比詣禮部公同正已講論歷

法看得所進冊內每月俱以大小編排祇有合朔並無
弦望之日於本年六月後作閏六月臣等辯論本年若
閏六月即今八月當作七月觀數日以來氣候豈七月
令乎且其言成化十四年戊戌為章盡之年當閏十月
而不置閏故冬至差一十二日則知今歷冬至合朔閏
月三者皆差惟歷日乃正朔之書借置閏或差則寒暑
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候矣我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
肆命監正元統等參考歷代四十四家歷法以洪武十

七年甲子為歷元造大統歷頒行天下英宗睿皇帝又置璣衡節儀圭表等器於觀象臺迨今循用已久本監所算日月交食日時方位及所躔宿度觀之於天測之於器未始有不驗者間有刻數先後之殊所食分秒之異盖繇星土之有南北地形之有高下故耳使果如正巳戊戌年當置閏冬至差一十二日則晦朔弦望既差而遞年本監所算日月交食日時并所躔宿度俱差無疑矣今何為盡驗乎況戊戌置閏遡而上之無不差者

又其言天地之間有自然之冬至有自然之朔望有自然之閏月非人力私智所得而損益是又不知天有自然之運而人有自然之數求自然之天則雖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今正巳自以巳意創為八十七年之約法每月大小相間編排有合朔而無弦望止是以區區小智強合於天與前之所言自相矛盾矣切見禮部奏詞未曾深言本官妄議歷法之非恐彼心懐不服請勑法司將臣所奏明正其罪以儆將來得旨亦付錦衣衛

史臣曰歷法重事人多不講正已所奏援引證據凡數千言雖與歷家不盡合然亦苦心力而為之矣

請改定歷法

弘治十年十二月南京欽天監主簿諸昇奏歷法有差乞命大臣為總裁選通曉天文歷理之人改定歷法禮部覆奏國初更定大統歷頒行天下其法至精至密百餘年來凡以推步測候頒朔授時鮮聞有失若必欲更改歲差求合天度事體重大有非臣下所敢議者况私

習天文律有明禁以故通曉歷法者亦未易見又昇所
奏亦自有訛舛請治其罪上曰歷法事重不必輕易更
改諸昇姑宥之
正德十一年欽天監漏刻博士朱裕請修改歷法上疏
曰歲差之法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紀七十八
年差一度虞喜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為不及乃陪其
年而反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俱為
未密至元太史令王恂郭守敬等參考修正以辛巳為

授時歷元比漢唐宋歷最為精密但距今二百三十七
年歷歲既久不能無差故推算日月交食五星躔度有
差失況回回歷自開皇己未至今九百餘年亦有疎舛
連年推算日月交食算多食少算少食多時刻分秒與
天不合赤道歲差一分五十秒距今正德辛巳該差三
百一十分黃道歲差一分三十八秒半今當差三百三
十二分四十秒此即損益之數若不量加損益將來愈
久愈差乞勑禮部會議簡命文職大臣一員督本監堂

上官總理其事令本監歷科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
兩相較驗奚疎奚密孰是孰非觀象臺測驗黃道赤道
度分若干日月五星躔度疎密漏刻科推測昏旦中星
調品晝夜壺漏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
準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歷法仍遣官之南京及浙江
諸省候土圭以測今時與至元天道修短若干節氣早
晚何如衆途同歸方可成歷則交食可正儀象可驗七
政可齊而天道可合事下禮部看詳以為星歷之學必

得明天人之理如郭守敬許衡之流斯可以任考驗之
責今裕及欽天監官歷法未必皆精難遽委以是任今
十月望月食分杪時刻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
及裕所奏各不同本部請候至期驗看上請裁定既而
濂等言漢劉洪造乾象歷始覺歲周餘分太強減二十
五百為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
以天為天以歲為歲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法元許衡
王恂郭守敬等造授時歷宗而用之其法損歲餘益天

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得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秒名曰歲差非差失之差乃今歲冬至歷來歲冬至不及天一分五十秒歷六十六年有奇而日退天一度所謂差也考元至元辛巳歲前天正冬至氣應五十五日六百分命得己未日丑初一刻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宿九度二十二分一十七秒為授時歷元推驗之精未有出於此者但用之年久差退移天度太遠致有差失臣考元至正戊子冬至赤道歲差退天

一度五秒黄道歲差退天九十二分九十八秒永樂乙未冬至赤道歲差退天一度五秒黄道歲差退天九十二分八十八秒成化辛丑赤道歲差退天九十九分黄道歲差退天九十一分四十二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黄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未經改正則推步豈能合於天道臣將歲差之術參詳較驗考得正德丙子歲前天正冬至氣應二十七日四百

七十五分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黄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為歷元不用古法積年別作一算起每一年加一算仍減一用之其中積分數月俱自此始其氣應閏應轉應交應并周天黄道二十八宿十二宫次分界宿度分秒諸類歷法立成悉從歲差以隨時改正則推步無不合矣授時歷議云歷法疎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演

加時必本於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不失之後必失之先合朔失之先後則虧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為一會交值之道有陽歷陰歷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不同人目高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合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強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

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者合於既往則行之
悠久自可無弊乞勑禮部堂上官一員并本監堂上官
董理其事再選官生二三人與臣等上自至元辛巳為
始下至未來戊子為終通計二百四十八年時日月交
食用古法與新法逐一推算考驗精密應合於天亦下
禮部看詳以濂等所推近是但定歷授時乃朝廷重典
未可輕議請今後凡遇日月交食本監官生一依古法
推算如或未當暫免參究本監仍於官生内推選精通

歴學者四五人同瀛等以新法推算彼此參驗至於數
年果有定則别為奏請從之
嘉靖二年十月欽天監博士朱裕又奏我朝百務皆有
成規獨歴法未暇修正雖以大統為名實授時之歴且
自先及今二百四十餘年歴歳既久積數漸差推算連
年日月交食分秒已有不合時刻遂至爽忒臣嘗於中
官正周濂具奏乞欲增損修改奉欽依今後如遇日月
交食遂依古法推算如或未當暫免參究禮部仍於本

監官生內選精通歷學者四五員名與周濂朱裕等各
以新法推算彼此參驗待日後累算無差再行具奏臣
等仰遵成命參驗分秒時刻委有不協洪武中漏刻博
士元統亦言歷法當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洪武去元甚
近已欲修改今乃歲差愈多況本監觀象臺晷表尺寸
不一難以準測推算歷數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
伏惟皇上圖新治化敬天勤民歷象為急乞勑禮部詳
臣所言會舉洞達天人精究理學大臣一員總理其事

及鑄立銅表考四時日之影仍差通曉歷學官生前往
河南陽城察舊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及分立圭表於
山東湖廣陝西大名等處以測四方之影然後將內外
舊影新舊歷書錯綜參驗撰成定法庶幾合朔得真交
食不謬詔下所司知之
嘉靖二年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
歷更改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繇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
致勝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歷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

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巳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
方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秘歷書及國朝歷志準
臣親督中官正周濂等及選諳曉本業善於推算者及
今冬至以前諳觀象臺辰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黄道
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
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并日躔月離黄赤二道及
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睺計都等類視
元辛巳果否有差備録上之并延訪明歷理善立差法

之人令其条列同異重建歷元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
制下禮部議請如所奏得旨允其測候訪知秘書罷禮
部看詳掌欽天監事光禄寺少卿樂護言歷不可改與
少卿華湘所見不同我朝歷因於元經耶律楚材許衡
王恂郭守敬諸大儒之手固難議改然推步之法貴隨
時考驗以合天運令華湘欲自行測候以定歲差亦不
為無見已經行令測驗請行本監令二臣各盡所見究
極異同考求至當歸一之法以合天度從之

推廣謚法

請善惡皆謚議

正統八年癸卯吏科給事中姚夔言古者謚法之設非但為死者加美號以示恩寵正欲表善惡示勸戒也自宋以前内朝官三品以上例皆得謚四品以下至韋布之士亦間有謚其法掌於太常議於博士達於祠部覆於吏部然後以行所以示至公而取信後世如何曾如許敬宗皆謚曰謬天下莫不快之士大夫亦有所激而

思所以自修自謚法未有定規故有應謚而未得謚者如交阯死節臣知州何忠猶不得謚乞勅禮部翰林院會議斟酌古制今後大臣無分善惡並依古法加謚其何忠宜準侍制王禕例追謚凡謚太常博士議之翰林院正之吏部奏之務盡至公表善惡以勵風俗事下禮部尚書胡濙等奏諸司職掌第載公侯卒有謚文武大臣卒而功績顯卓者特旨賜謚今夔言凡大臣無分善惡槩乞賜謚難行其知州何忠已贈廣西南寧同知頒

誥命茲欲加謚請自上裁上曰謚法既有定制何忠又

已褒贈其俱已之

廣謚議

隆慶二年禮科給事中徐師曾議曰賞罰者一時之榮

辱也謚法者萬世之榮辱也夫賢而賞不肖而罰理之

常也然賢者或不幸而罰不肖者或幸而賞則是非之

辨不明勸懲之典不著而人主鼓舞天下之術窮矣聖

人知其然是以作為謚法以濟之賢者不幸生前罹罰

而死後獲美謚則足以為萬世之榮不肖者生前幸賞而死不免惡謚則定以為萬世之辱一時之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則人情安肯冒一時之榮而甘萬世之辱哉古者臣子於君稱天以謚且猶不敢徇私故有幽厲桀紂之號況君之於臣乎國朝賞罰當矣間有見稱於生前而不能無議於身後則謚法誠不可緩也太祖初興未遑此務故惟藩王武臣有謚至成祖始謚文臣是後被賜者多然或緣奏請或出內降不由考

功不牒太常予者享美譽不予者免惡名國家二百年文治隆洽而於此顧有不數數然者愚竊怪之豈其別有大焉者而不屑此與抑或恡惜而不與也夫古所謂謚者兼美惡而稱之也是以有榮有辱可勸可懲若予者享美譽不予者免惡名則榮幸冒於生前辱不及於身後猶廢謚也謚既廢矣將必專恃刑罰以懲惡可乎愚切謂今在內則府部院寺五品以上在外則方面諸臣皆當有謚或仕或罷沒必申報考功司河南道稽查

在任功過評隲人品高下移文太常撰議奏請然後吏部大臣審定覆題不由閣擬不從中制使天下曉然知賢者雖抑而必伸不肖者雖伸而必抑則勸懲之機風動海内顧有出於刑賞之上者何憚而不為哉或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如子之言不幾於濫乎愚應之曰不然古人所謂爵者有二書曰列爵惟五此以公侯伯子男為爵也孟子曰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此以公卿大夫為爵也況周人稱爵下逮命士豈必分土析珪然後為

爵也方今京朝五品以上在外方面諸臣列於大夫非特周之命士而已以應謚法何名為濫安得謬引曲說而沮古今之大典耶

廣制科例

請欽天監生放科舉

弘治十五年欽天監掌監事太常寺少卿吳昊言本監所掌天文歷數乃國家為治之先務古昔帝王必命碩學名儒以司其事我太祖高皇帝選世業子孫讀儒書

通藝文者送監肄業期在得人至天順初天文陰陽生
奏比醫士醫生等科舉例四十餘年科不乏人曩禮部
因給事中趙竑奏革詐冒遂以為此輩科舉不出舊例
致令兩監官生子弟窸之沮抑近者給事中葉紳奏欲
照童軒等例於内外文臣中訪取學術明通者一二人
改命職銜專掌其事亦欲占步得人也今以讀書為他
業而禁錮之是與擇人占步之意不合乞勅禮部從公
會議仍照太醫院例復其科舉以激勵之縱未能中式

亦可以為占步之助其天文生陰陽人習業已成有中式者授本監事事子弟能中式者依資格出身中間果有堪習天文歷數者聽本監奏留任用下禮部議謂其事涉紛更已之

諸請更制

拔山林應科

正統二年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奏學校之典固可得賢然古之賢才不自學校出者亦多乞勑提督學校

副使僉事御史按臨郡邑廣詢山林畎畝之中果有勇於進學而孝弟著於家庭信義顯於閭里者試實即令有司復其身俾得力學應科則人皆相觀為善而賢才之出日益盛矣事下行在禮部請如所言從之

請去岳鎮神像

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神廟殿宇門廊舊有二百餘間規制廣大年久朽爛頹塌塑像傾壞不稱神靈臣考之典籍山川嶽瀆皆是陰陽氣化所

成即非人類肖像可擬宜設壇致祭不當立廟故宋儒張栻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相接也而升之也何居欽惟太祖高皇帝鑑前代之謬凡諸嶽鎮海瀆革去帝王位號惟存本稱如南嶽止稱南嶽衡山之神仍照天下遵守甚盛典也惟前代塑造后妃侍御寢殿朝堂因循未革今坍塌已甚非用工七八萬莫能復舊乞命禮官會議因其頹廢之餘革去廟宇像設照依朝廷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

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堂每遇春秋精嚴祀事則禮制合經神明不瀆奏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議稱衡山塑造神像寢殿朝堂歷相因積有年矣國初更制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所言難準宜令有司役民趂農隙採木燒磚買辦顏料并工修理其餘房屋如本山道衆或好善軍民情願修補者聽上從之

請較勘孔廟樂圖譜

景泰七年直隸寧國府儒學教授余鐸奏臣聞樂者感

化神人之本其要在乎和而已我朝各府學春秋釋奠
先師孔子俱有樂以歌詠功德昭格神貺奈何行之既
久聲律節奏不能無謬乞勅翰林院及太常寺官之精
通音律者博考古典詳加較正著為圖譜頒賜天下學
校事下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樂皆洪武間所較定者
烏得有差寢之

請復殿額更郊祀議

隆慶元年御史張櫍等言殿門宜悉復聖祖舊額太監

李芳言南北二郊當合祀上俱下禮部會官詳議至是
議上曰天子正朝之殿所以臨御萬邦其名義實至重
我皇帝締造之初名以奉天蓋用明王奉若天道之意
先帝因天心示變革故鼎新之餘更曰皇極蓋取洪範
皇建其有極之意為義並精所包皆廣至於他殿閣名
額先後雖殊意各有當夫皇祖為創業垂統之聖君先
帝實中興禮樂之英主凡有制作莫不仰順天心遠稽
古訓皆非臣下所敢輕議但竊見我皇上御極以來善

繼善述因革得宜凡事關典禮綱常安危治亂遺詔所載者俱次第釐正其遺詔所未及無俟更張者則率循成憲不愆不忘蓋釐正者所以新一時更化之宜而率循者所以存三年無改之義聖明舉措高出千古若殿門等額遺詔未載關係頗緩今使於先帝山陵甫畢之後一旦舉而盡更之竊恐皇上純孝之心有所未忍臣等以為仍遵舊名為當至於郊祀謹按周禮言圜丘方澤之制甚詳列位燎壇瘞坎禮樂象舞之數亦各有別

則知天地分祭之說在成周已然矣秦漢之初去古未
遠皆主分祭自是而後則分合靡常而論議不一然大
抵主分祀者十之六七主合祀者十之二三程頤朱熹
號稱大儒一則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不待卜一則
曰天下有二大事一是天地不當合祭則分合之當否
槩可見矣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一時廷臣斟酌考
訂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祭天建方澤於鍾山之
陰以夏至祭地蓋亦倣周禮而為之至洪武十年偶感

陰雨始改合祀我世宗皇帝應運中興乃集廷議更定
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當時諸臣未多辯論先帝折衷
羣議斷自聖心欽然舉行非先帝作而為之實遵聖祖
初制茲遇皇上嗣登大寶遵奉遺詔凡一應郊社等禮
下之廷議令參稽舊典斟酌改正中間如大享之禮祈
穀之祭與夫帝社稷之祀原不係祖宗舊典及與古禮
不協者俱已釐正惟此四郊二祀原為聖祖成制臣等
如舊請行荷聖明俞允此郊之禮又為修舉若復輕議

更改臣等未見其可切以為當如初議上曰殿門等門出自皇考欽定郊壇分祀亦皇考議復皇祖初制俱如舊遵行不必更改

卷九十七

禮部志稿卷九十八

明 俞汝楫 編

隆典備考

誥勑

文武官誥命制

洪武六年詔定文武官誥命制度禮部尚書牛諒侍講學士宋濂等曰前代仕於朝者必有封贈施恩之典既

封贈則必給以誥命所以上榮其祖考下及其子孫也卿等宜稽古詳定其式於是諒等奏考唐宋誥命皆繇三省官列銜書名復用吏部告身等印章本朝誥勅既用御寳則省臣不敢署見造誥勅花樣䉴軸制度俱有等第不須改作又宋紹興年間工部言官誥院所用綾紙易以偽冒乞下文思院別織一體花樣專充官誥令議於誥尾添織某字第幾號以為關防及取工部神帛制勅局已造完誥命書寫用寳須於文武官從之其制

公侯一品至五品誥命六品至九品勅命公侯及一品
誥軸用玉伯子男及二品用犀五品以下用角

因子推恩給原官誥

成化四年給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誥命從其子編修
岳之請也岳三年考滿例得推恩吏部持之不行岳上
奏自陳詔下其章於吏部尚書李秉等言謙先任學士
時曾犯贓罪充軍原授本身并封父母妻誥勅俱已追
奪焚毁後雖遇赦陳情復職及陞任致仕間住終係犯

贓之人於例難以推封上曰諭已陞任致仕因子推恩亦何不可其與之不為例

券誥

定功臣鐵券

洪武二年上欲封功臣議為鐵券以賜之而未有定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繆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其制如瓦第為七等公二等其一高一尺廣一尺六寸五分其一高

九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侯三等其一高九寸廣一尺五寸五分其一高八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其一高八寸廣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其一高七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其一高六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五分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為副九十七副各二分為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允一賜而遣之

勳封

功臣祖父母封爵

洪武四年戊辰命中書省定功臣祖父母封爵禮部言古者封爵有五曰公侯伯子男如父封某國公某侯某伯者母封某國夫人某侯夫人某伯夫人未授封爵應封贈者父母以子貴妻從其夫祖降父一等曾祖又降一等並依品級授散官職事從之

詔定公侯稱號

洪武十三年詔定公侯稱號上諭禮部臣曰自今封公

侯不必加以散官已授券誥者且仍其舊若追封公侯生前曾佩將軍印者仍列於銜於是禮部奏定其式為三公侯之銜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公某侯食祿若干石世襲者曰世襲某公某侯食祿若干石追封者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將軍某公某侯追封某王某某公謚某

封贈

定嫡妾封贈例

洪武十五年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歿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為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為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為夫人春秋非之哀公庶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昔周公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蓋古者夫人歿貴妾攝其家事不為稱夫

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
今崇臻欲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之分不可許上從之
遂命禮部及翰林院儒臣定嫡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
是定議凡正妻在日所娶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歿諸妾
不許再立為妻若以禮聘良家女子為妻許封贈前妻
無子其所生子即為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
而諸妾有子者當以長男襲父職其子依本品職推恩
其母俱從之

所繼所生並封

洪武十八年濟南衛指揮使何誠言早失父母其伯父養以為嗣例應承重而所生父母先已受封復乞推恩伯父以報養育之恩事下禮部議援宋右僕射李昉為叔承重旣封贈其叔復贈其所生以為言上命依所請

定軍官替襲封贈

洪武二十四年丙寅命禮部翰林院議軍官姪男替襲叔伯職事及弟襲兄職養子女壻承襲養父妻父封贈

禮制議姪男替襲伯叔父職事者與人後同止合封贈伯叔父母本生父母不在封贈之例弟襲兄職者若兄原襲父祖職事再又立功陞授者亡後親弟襲其職事如當封贈原其本止合封贈父祖如是兄自立功得官不因父祖承襲亦止合推恩父祖追贈兄嫂古無此典若軍官没於王事者襃贈二等死於鋒鏑者襃贈三等養父從軍為官養子承襲職事隨養父姓者封贈所養父母出姓者止於脚色内寫養父歷官功績不須封贈

若本官以後自立功績陞授職事許封贈本官親父母
若養父從軍充總小旗先鋒養子代役以後自授官職
隨養父姓者封贈養父母出姓者封贈親父母妻父從
軍為官女壻承襲職事當封贈妻父母若因妻父從軍
充總小旗女壻代役以後自授官職者當封贈本身父
母議上從之

議定繼嫡母生母封贈

永樂元年命禮部翰林院議廣平侯袁容繼嫡母生母

封贈事先是禮部言國朝諸司職掌內載凡嫡母在所
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贈武官例又云繼嫡母
在所生庶母不封嫡繼母亡所生母在宜如其子職封
繼母見在嫡母已亡合封繼母追贈嫡母嫡母及所生
母俱亡止贈嫡母今廣平侯袁容嫡母孫生母劉俱亡
獨繼嫡母羅在而封贈事例不同上命禮部與翰林院
議禮部官同翰林院侍讀學士解縉等議若所生母與
繼母俱在禮難並封今繼母在當封所生母并嫡母俱

亡亦可一體追封從之仍命後不為例於是封其繼母羅氏贈其嫡母孫氏生母劉氏皆為夫人

乞推封特恩

天順六年禮部郎中俞欽父廷獻奏臣田野農民先以子貴荷蒙推恩封為主事今子進秩郎中臣又例得加封雖粉骨碎身曷繇報補竊念臣父用貞年幾九十氣息奄奄朝不保暮無繇沾恩臣獨屢蒙恩典心何敢安伏望皇上施仁孝之洪恩憐烏鳥之私情免加封臣移

封臣父俾得生沾冠帶之榮臣父子子孫不勝感激之
至疏聞上謂吏部臣曰此人子之至情予之冠帶後不
為例

廕敘

胄子先令入鄉較

景泰三年國子監祭酒劉鉉言國子監生徒必繇鄉選
歲貢而後得薦其中今朝廷念死事之臣特許令一子
入監往往初離襁褓尚在羈丱洒掃應對之事且未能

知況可教以修齊治平之事乎宜遣其姑就學於家及年稍長然後赴監令肄習一經或通書算一藝然後許其以次出身於是禮部請令年十五以上者留監肄業十五以下者遣回從之

申飭胄子入監條

天順元年十月禮部奏朝廷設國子監所以儲養天下科貢之士以備任用近年內外官員子孫多有叙父遠年事功希求入監名雖補報朝廷實則苟倖進取宜

勑自後京官三品以上子孫願入監讀書者聽然必責其科目出身其四品以下子孫不許上曰國子監乃育才之地其可濫進豢養之子以啓奔競之風禮部言是宜申禁之

裁處冑監濫進

天順四年禮部奏舊例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令入監近者故尚書古樸之孫約侍郎蘇瓚之孫晟俱援例求入監有旨不準今右副都御史韓福亦援例乞令其孫

景入監讀書未敢裁處上曰國子監是育才之地不可濫進令三品以上子孫奏入監者俱不許

定三品以上官胄監

成化二年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子孫各一人入監讀書先是國子監助教李伸上言欲蔭大臣之子事下廷議以為爵以待賢理不可濫教養之法義不可闕宜如舊制三品以上官子孫方聽一人入監讀書禮部為上其議故有是命

廕敘

廕敘入監

成化四年四月戶科給事中李森言在京三品以上子孫生於貴族鮮克縣禮乞停其入監之例上曰先王之政仕者世祿京官仕至三品以上蓋亦積歷久而勞著矣朝廷錄其子孫一人入監固未為過𢘆祖宗明有故事乎李森昧於古訓持論刻薄不體朝廷忠厚之意朕所未諭但古者賞延於世所以報有功自今三品以上

非歷任年久政績素著者不許濫敘其子孫庶幾人知所勸
成化二十一年十月故南京刑部右侍郎陳儼子昶援例乞為國子監生上不許且勑所司今後大臣子孫乞恩入監須審其父祖歷任久而政聲著者方許奏聞
再賜録廕
成化十九年二月監察御史鍾同在景泰時以直諫死英宗復位追贈大理寺丞録其長子起為國子監生至

是其妻羅氏復自陳貧窶乞以次子越入監上曰同死於忠義先帝恩之雖以蔭子未足以為忠義之報其再賜越一命仍勑有司月給羅氏米一石以終其身

申明廕敘優典

成化二十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近例文職三品以上歷任年深者得遣一子入監讀書後復奉旨三品以上官果有政聲顯著者許一子自陳禮部仍依諸司職掌考試有能通經書大義者方許入監否則發回原籍

為民毋概奏擾伏覩諸司職掌所載廕子之法二品官之子該授六品職三品官之子該授七品職考試本經或四書能通大義者即得授官今乞恩入監者自坐班歷事聽選通計十七八年方得授官今又加以考試之嚴則人皆畏懼不敢乞恩有孤朝廷盛典故自成化三年再開恩例之後迄今一十八年大臣之子入監者不過六十餘人乞仍依舊例凡大臣已經考滿準給誥命者許一子自陳本部審其子可教者奏請送監作養庶

大臣之子均荷造就之典得預敘用之例奏上從之

奉使歿者敘廕

弘治七年三月刑科給事中林霄成化中奉詔使暹羅歿於其國至是其子菲援例乞讀書國子監以自効上曰以死勤事古人所恤林霄奉使歿於萬里之外情亦可憫其子菲奏欲送監讀書非尋常濫乞恩澤者比特允之

廷議廕敘例

正德六年吏科都給事中楊褫言大臣三品以上三年考滿例得廕子近年士風漸靡雖政績無聞屢被劾者亦自陳乞有傷治體請勑該部於考滿時參酌輿論否可取自上裁有被劾得實及年遠違例奏擾者治以罪或人品才望素著亦被劾者具實以聞吏部尚書楊一清等議覆自今兩京三品以上官考滿復職給誥命者本部查其履歷詢其行實果堪廕録移咨禮部奏請其曾被劾或雖未被劾而素譽有虧及雜流出身者俱不

得與至於身後卹恩子孫陳乞者贈官謚本部查議而其謚號葬祭禮部亦須先會本部議其人品資望方與具奏若庸碌無補及屢被劾者俱已之間有人品才望素著雖嘗被劾或因一事之失或出一人之見不致虧損名節者該本各具實奏請定奪見任者不許輙自陳乞其被劾得實去職及故久大臣子孫違例妄奏者罪之議上既得俞旨禮部尚書傅珪等奏駁之曰廕子入監葬祭謚號乃本部職掌今欲預定恩廕子考滿到部

之時先議謚號葬祭於禮部具奏之始與職掌會典并見行事例不合又䕃子不許自陳乞與例亦不相同即如其說既經考稱復職又已請給誥命則其人之賢可知矣旋又察其歷履詢其行實不免有高下其手之嫌葬祭請謚俱有定法行之已久今必先行吏部會議方與查例不免有往來移文之擾況每遇前項事務必待該司查報至日然後具奏吏部又未嘗不與知也其陳乞之舉固為可厭必欲一槩禁之似又難行葢春宮侍

從者多論功於既沒之後不得不陳奉使海外者多非
三品之官不得不陳至於補廕之子繼嗣之子及三品
以上應得恩典而沒未久者不得不陳但當罪其違例
陳乞者其餘事宜仍舊屬之禮部其稱間有人品才望
素著或因一事之失或出一人之見而被劾者該部各
具實奏請此雖舊制所無而處置得宜則其可行者也
乃從珪所議既而一清又以諸司職掌廕敘列司封部
下為言得仍前旨適侍郎王瓊乞廕子入監吏部為覆

請珪復爭曰言官建白吏部覆議皆謂大臣不自陳乞瓊乃大臣自乞者而吏部又為之請殊戾前奏且禮部掌行廕敘已數十餘年莫有非之者何至今日改之且職此條特官廕官非為廕子入監言也豈有國子監既屬禮部而其事有不屬者乎竟令吏部掌行之是時一清方柄用珪卒為所軋然其是非固自有在也

援講讀恩追廕

正德十年復廕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華次子

勉肇為國子生先是華嫡孫師丙已廕為中書舍人至是勉肇復援春宮講讀恩例乞廕特與之

廕外補廕

嘉靖元年廕禮部尚書劉春子廷年中書舍人仍補廕一人入監讀書春嘗二品滿考又為經筵講官東宮講讀者數年其子主事彭年援例以請故有是命

軍功後裔補廕

嘉靖二年故西華縣知縣李景以死事廕子子尋死孫

熙請補廕禮部議軍功無補廕例但事係勸忠似當優
處許之
補廕二次例
嘉靖七年補廕禮部尚書張驗孫張元博俱為國子監
生初驗已廕子張珂因鄉試中式補廕次子張珩復病
故援尚書屠勳廕子中科二次補廕事例以請許之
問勞
優老臣

成化七年八月監察御史梁昉言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德望素著白首一節今年九十有八而福履康寧近代罕有宜特加優禮上覽奏嘉之特諭禮部曰尚書魏驥年及百齡兼有德望朕甚嘉悅其即遣行人奉勑存問并賜羊酒仍勑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終身以表朕優老之意

優耆壽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韓王偕灊奏羣物所千戶朱政曾

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
俱正千戶致仕一門同享高壽古今希有誠世之上瑞
國之休徵乞賜襃嘉以敦養老之禮上曰老壽之人禮
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勞羊酒全階為宣
武將軍賜米二石布二疋

問勞眉壽

嘉靖八年詔書內開文職官員五品以上致仕在家實
年六十以上者各進階一級其二品以上致仕大臣年

八十者有司備絲帛羊酒問勞九十以上者具實奏來
存問
嘉靖十八年十二月該浙江紹興府知府湯紹恩等奏
稱致仕南京工部尚書陳雍壽躋九十乞要優禮本部
查照大學士毛紀例覆題奉聖旨陳雍累朝舊臣年登
九袠德壽可嘉賜以羊酒就着浙江巡按御史及門存
問仍月給食米二石歲撥人夫二名欽此
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該廣東巡按御史郭文周等題稱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學問師古標望絕人致政居家壽躋九十乞要存問本部查照陳雍舊例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
嘉靖三十八年正月該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徐等題大學士嚴年登八十實未常有伏乞聖慈特
賜加恩等因奉聖旨卿等說的是嵩高年佐朕愈盡忠勤贊事上玄竭力匪懈宜有褒嘉著歲支伯爵俸銀一百兩彩段八表裏仍宴於禮部該衙門奉行欽此又該

本部題為内閣輔臣蹐八十乞加優禮以彰國典事今
大學士嚴年八十歲見居首輔實我皇上眷遇之隆委
任之重尤曠古所稀有乃今多歷年所介茲祺壽又熙
朝所罕見此豈偶然者哉蓋繇上天眷佑我皇上緝熙
純嘏萬壽無疆是以有此忠誠不懈壽考難老之臣光
輔聖治真所謂千載一時明良之盛會也等因奉聖旨
是巳加恩奬還賜新鈔八千貫羊四隻酒四十瓶該衙
門知道欽此

寵錫

賜坐墩式

洪武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定皇太子以下及羣臣賜上殿坐墩之制參酌宋典各為等差其制皇太子以青為質綉蟠螭雲花為飾親王亦如之宰相及一品以赤為質飾止雲花二品以下蒲墩無飾凡大朝會錫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朝退燕閒及行幸處則中書省大都督府二品以上臺官

三品以上及勛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氈綉褥命如其式製之

教養

將冑入監

洪武五年上以將官子弟因年少驕佚故承襲者多不稱職乃命其子弟年幼者入國子學讀書稍長令隨班朝參以觀禮儀退出令習弓馬學武事待其可用然後官之

高麗生入太學

洪武五年高麗王王顓遣密直同知洪師範鄭夢周等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弟子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名文物之盛伏願皇仁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冑不勝慶幸

聖公習禮入學

成化六年國子監監丞李伸言前襲封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而狎近羣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之裔特寛宥革職為民即令其弟弘泰襲封恩渥矣然不預教之誠恐復蹈前轍伏望留之京師賜以館舍俾之隨侍班行獲覩禮制退則從遊太學受教於師儒俟其學成遣歸奉祀禮部覆宜準其言留弘泰在監讀書一年然後許歸仍給與牙牌懸帶朔望併時節隨班朝參從之

故官子孫入監

成化八年禮部以都御史葉盛言奏行天下三品以上故官子孫赴京聽旨入監既而得旨入監者六人餘皆告擾不去禮部不得已乃復請俱遣回原籍充儒學生教養肄業原係生員者三年舍人五年從提學官考送本部照歲貢生例考試入監上允之至是致仕都御史孫日良之孫鵬等從原學限滿赴部如例考試俱入監後來者亦如之

琉球陪臣子入監

成化十八年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奏乞以其陪臣之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洪武永樂宣德間例以聞上曰海南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矧在先朝已有舊制其令蔡賓等於南監肄業有司歲給衣服廩餼毋令失所務俾通知中國禮儀永遵王化顧不美與

處副榜舉人

成化二十年丙子禮部言近例副榜舉人除歷事外其坐監依親年三十五以上新舉人年二十五以上當授職俱不聽告然其中又有願就職而不得者乞命會試考官多取副榜其不願者不以年歲為限命仍如上科例從之

介胄讀書

弘治二年兵部再議給事中王綸郎中陸容所奏在間侯伯駙馬隨操讀書事請於五軍營別立一隊以處之

悉聽提督大臣五日一操每季以兵家諸書并五倫等
書呈國子監祭酒司業課其日程令在家誦讀季終赴
監較驗如有文義未通即為講解至年三十而止及國
公已襲爵而在閒者亦如此例詔可既而禮部以為按
季讀書肄習太簡季終赴監考較太疎請令除該操日
外餘日每朝後即詣國子監讀書習禮其怠惰者具名
以聞從之

勲冑教讀

弘治七年禮部覆奏兵科給事中周旋陳言事請令公侯伯之子應襲者年至十五俱令入國子監讀書習禮保舉教讀須於奏内開稱子弟幾人吏部仍嚴加考試年三十以上不係紈綺子弟方與保勘收充三年受職至九年考滿有功無過方得陞除不則革職為民從之

三氏學生員開貢

正德四年七月三氏學生員顔重禮奏三氏子孫自成化初年開貢迄今顔氏未貢一人乞定為資格以均之

禮部覆議以孔氏子孫在學者九顔孟子孫在學者十一若孔氏仍舊三年一貢每及三貢顔孟輪貢一人則均矣上是之且曰輪貢既均其毋令廢學當貢者所司仍慎選以充

教養三氏子弟

嘉靖八年巡撫山東都御史劉節請於曲阜縣治立四塾十六社各立一塾簡孔氏生員儒士二十人為塾師凡孔孟顔三氏子弟八歲以上俱送塾教習年十五以

上提督官試其學業有成者送入三氏學而黜其累試無成者仍立為廩膳增廣附學名目其廩膳雖無廩餼俱以提學官考定高下收補至於應貢以收補名第為定如年至五十累考無進者發回衣巾終身禮部覆議允行其廩增人數依州學例各三十名

廢典備考

大射

詔行大射禮

洪武三年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弛矢之事專習於武夫
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生及郡縣生員皆令習射
凡遇郊廟之祭先期命文武官執事行大射之禮乃命
工部制虎中鹿中及諸侯卿大夫射侯等器命禮部考
定其議斟酌古今煩簡適中於是禮部奏曰按周禮大
司馬之職王大射則合諸侯之耦其屬有射人掌張三
侯司弓矢掌六弓八矢之法服不氏掌贊侯以旌居乏
而待獲古大司馬今兵部之職也宜令掌之其射鵠有

七虎鵠五采天子射用之熊鵠五采皇太子射用之豹
鵠五采親王射用之豹鵠四采一品二品文武官射用
之糝鵠三采三品至五品文武官射用之布鵠無采文
武官子弟士民俊秀射用之又名容凡射時置於鵠
右執旗及待獲者以蔽身設楅并葦當射時置於前以
齊夫設射中五皮樹中天子大射用之閭中天子宴射
用之虎中皇太子親王射通用之兕中一品至五品文
武官用之鹿中六品至九品及文武官子弟士民俊秀

通用之具職事設司正官二員掌驗射者品級尊卑人力強弱而定耦其中否則書於算兵部職之司射二員掌先以強弓射鵠誘射以鼓衆氣以武職官充之司射器官二員掌辨弓力強弱分為三等驗人力強弱而授之工部官職之舉爵者掌以馬潼授中者飲光禄寺官職之請射者掌定耦射射畢再請其耦射每鵠二人侍儀司職之侍獲者掌矢納於司射器者以各隸僕供其役執旗者掌於容後執五色旗如射中的舉紅旗應之

中采舉采旗應之偏西舉白旗偏東舉青旗過於鵠舉黃旗不及鵠舉黑旗以軍士二人掌之設引禮二人掌引文武官之進退命侍儀司舍人職之制曰可仍命頒儀式於天下官府學校使遇朔望則於公廨或閒地習之其府官學較射儀前期戒射定耦選執事充司正副司正司射司射器請射舉爵收矢執旗樹鵠陳設訖至日執事者入就位請射者引主射正官各官員子弟士民俊秀者各就品位司射器者以弓矢置於各正官及

司射前請射者詣正官前圓揖畢引詣司射器前受弓矢訖復位司正執算入立於中後請射者詣司射前曰請誘射引司射二人耦進各以三矢搢於腰帶之右以一矢挾於二指間推年齒相讓年長者為上射年幼者為下射上射先詣射位向鵠正立發矢司正書中投算置於中舉旗者如所射應之射畢退立於旁讓下射者詣位射訖請射者俱引復位收矢者收矢復於射者司正取所中算請射者次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

射次請品畢至品高者射其就射位發矢取算書中舉旗收矢復位皆如前儀既畢司正副司正各持算白中於主射正官舉爵者酌酒授中者飲之中的者三爵中釆者二爵飲訖請射者請屬官以下仍捧弓矢納於司射器還請主射正官前相揖而退謹按三代之後射禮不行也久矣惟晉庾亮曾依周制以行我聖祖初得天下即令天下府州縣學訓誨生員每日講讀經書罷於學後設一射圃敎學生員習射朔望要試過其有司府

閒暇時與學官一體習射命禮部定圖式儀注凡八則一射式二樹射鵠三置射位四主射五賞酒六司射七射器八射職九射位十儀注所謂射器者凡九射職者凡七是即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遺意也又按大射者天子將祭與羣臣諸侯習禮之射也賓射者天子與諸侯來朝而與之同射也燕射者天子與羣臣燕息之射也其射侯異焉虎熊豹侯者天子之侯也熊豹侯者諸侯之侯也麋侯者大夫之侯也其射耦異焉天子六也

諸侯四也孤卿大夫三也士二也大射於郊賓射於朝燕射於學此射地之異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此射節之異也

讀法

倣古讀法

洪武二年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説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説者宜倣古人讀

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上曰威人以法不若感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為非若謂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講讀大誥

正統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春言太祖高皇帝大

誥三編教民為善去惡官民所宜遵守今天下有司視為文具之令講讀事下行在禮部覆奏講讀大誥宜如春言

請頒孝慈録講讀

正統五年河南固始縣學署訓導舉人黃俊言太祖高皇帝御製孝慈録已嘗頒布天下今四方學中鮮有存者乞仍鋟印頒布令士民講讀以隆孝道上曰朕觀孝慈録所論仰太祖聖見卓冠百王實萬代不刊之盛典

宜家傳而人誦者禮部亟印頒之謹按成周盛時制為
教治政令之法既已行之於朝廷國都而又推之州黨
族閭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皆以歲時屬其民而讀邦
法每歲為常州長則以正月及終歲是一歲而再讀也
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也族師則每月
而一舉行焉是一歲而十二讀也他如州長之祭祀州
社黨正之春秋祭禜族師之春秋祭酺其非時而讀法
者又不止一也我聖祖作為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里

御製大誥三編頒布天下學較蓋即周官所謂教治政令之法也

社學

社學子弟補儒學生

正統十年禮部辦事官鄭興常獻太平十二策一曰興學以翊太平之運中及社學事上命有司議行因論禮部各處社學悉令提督學較風憲官嚴督勸課不許廢弛其子弟不拘常額挨次選補儒學增廣生員

修舉社學

弘治八年十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文升奏近年小民罔知禮義風俗日澆子詈其父弟毆其兄恬不為異竊其所繇社學久廢人不讀書以致於斯宜修舉社學慎選教讀之人凡民弟子俱令入社學讀孝經小學并大誥俾知孝弟之道與當代之法禮部覆奏修舉社學已有著令請仍行各提學官舉行無致廢弛從之

保舉人才

洪武初凡舉保孝廉人才秀才及山林隱逸本部即行所屬委自正官選求民間果係名實相副素無過犯之人有司起送到部咨發吏部聽用其後以舉保屬之吏部而本部所掌惟選貢生員

闕典備考

禘祭

不立禘廟

洪武七年監察御史答禄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旣立

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唐虞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遇大祫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

乃古之大袷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是則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遽行上是其議

蜡祭

行蜡祭

嘉靖七年十二月臘節以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璁其詞曰蜡樂當今日金門宴禮宣嘉平殷典著清祀夏

書傳勞農休田叟浴蠶勤室娟將迎新歲至為忻萬物
鮮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
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
復曰臘古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后世
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
此祭也與籍田相為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
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

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固舉先王莫大之禮亦廣聖君莫大之施也

乾隆御覽之寶

禮部志稿卷九十八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王爾照